

白木香，生于电白，长于电白，一千多年。一百五十棵沉香母树，被电白人紧紧地看着、护着

沉香，归来

□许锋

我一直心存疑虑——电白因何叫“电白”？电，自是指电闪雷鸣，一种自然现象，与天地同生；白，应指白茫茫一片。电白处南海之湾，夏日里，风云突变，雷电交加，并不稀奇；但此地地无雪，偶尔结霜，形不成势，与“白”无缘。

那“白”指什么？电白有一种树，叫白木香，古已有之，为常绿乔木，树皮似与杨树、柳树无异，但皮内之干，为白色。但此类“白”木，并不少见，关键是这个“香”字。

草木之香，是大地对人类的恩赐。百花，因阳光抚慰、雨露滋养而馥郁芬芳于一时一季，虽很常见，也值得珍惜，闻之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树木，经年累月汲天地精华，凝神聚集化而为香，偏偏，又被闻道，便属“三生有幸”。

白木之香——只要树木活着，香便存在，只是，肉眼看不见；它无影无形，如人之经络；也闻不到，隐匿于纤维之中，与纤维浑然一体，不张扬不招摇。

若苍穹之中，突爆一声霹雳，突现一道闪电，树木被击中，树干受创而留下伤口，甚至被腰斩而疤痕满目——看似不幸，那香却于伤口、断口处开始聚集、凝结，由无影无形而踪迹渐显，继而“结痂”“藏痕累累”，脂便留驻。这一过程，非一蹴而就，极为漫长，可能十年，几十年，抑或百年乃至更长，或成“沉香”。

而就，极为漫长，可能十年，几十年，抑或百年乃至更长，或成“沉香”。

识别“沉香”——将含香之木放入水中，有的下沉，有的半沉半浮，有的如寻常之木浮于水面。沉得下，异乎寻常之木的，方为“沉香”。木入水而不沉或不全沉，盖因木中所含油脂多寡不一使然。

“沉”与“浮”对应，前重后轻，可组一词——沉淀。沉淀百年千年，年代愈久，香便愈“沉”；愈沉，愈香。沉香之“厚”，经历风吹雨打，如玉琢而成人器，如人苦而强志、劳而筋健——世间万物，若非千锤百炼，怎能淬火成钢？

此种沉香，可遇而不可求。电白却有。

电白因沉香而名扬天下。南北朝时，电白有一位女性，名为“洗夫人”，毕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，有“岭南圣母”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之誉。洗夫人发明以沉香为主要原料的香囊，成为征战中将士们防病、治病和疗伤的“护身符”。

唐贞观五年，唐太宗召见洗夫人之孙、高州首领冯盎。冯盎借机进贡沉香给唐太宗。唐太宗问冯盎：“卿宅去沉香远近？”对曰：“宅左右即出香树，然其生者无香，唯朽者始香矣。”

一生一朽——生而为香，朽而成香。生朽之间，大智若愚，大象无形。

二

细看那香。木纹之间，丝丝缕缕，层层叠叠，或浓或淡，或薄或厚；如乌云密布，如曲水流觞。你不由得惊讶，若非天地造化，怎会有妙木如此生辉？

微闻那香。野野的树，质朴的木，经年的味——岭南的崇山峻岭、草木丛林、静夜鸣咽，在脑海中浮现。

轻捏那香。局部，如笼山络野；局部，如网连纹；局部，如白沙在涅。你若一定要将它成器，如人苦而强志、劳而筋健——世间万物，若非千锤百炼，怎能淬火成钢？

轻灼那香。木渐热，烟渐起，香渐散，却不熏人眼，不呛人泪；以手轻拂，香环耳畔、鼻翼、周身——不必有此动作，香随风动，气随人移，不消多工夫，已是满室生香。

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香呢？周邦彦写过“燎沉香，消溽暑。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”，李白写过“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”，李清照写过“沉香断续玉炉寒，伴我情怀如水”，辛弃疾写过“贺老定场无消息，想沉香亭北繁华歇，弹到此，为呜咽”……古往今来，以“沉香”为“引”者多矣。

三

白木香，生于电白，长于电白，一千多年。一百五十棵沉香母树，被电白人紧紧地看着、护着。它们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，稀罕得很。

岁末的冬日，于寒风中，我走近一棵。心怀着忐忑。听见叶子在飒飒作响。看见叶子青翠而茂密。

叶子薄而长。长而不腴。我想揪一片叶子闻闻，不成。母树，碰都不能碰。邻处，有嫁接的第二代树。

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？青草之鲜，朝露之洁，凝脂之纯。

以叶烘培，入茶，“沉香茶”由此而生。

其实，将一小片沉香木投入水中煮沸，看似无茶，亦可成茶。

电白的大街小巷，便处处可见挂“沉香”二字的招牌。还有一座沉香文化博物馆。

美与香，须臾未曾分离——香草美人，香闺绣阁，香培玉琢。

千百年来，熏球、手炉、香囊、香筒、香插、香斗、香炉、香盘、香夹……只为静处的一缕香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于熙熙攘攘的街肆之中，偏就为“刘家上色沉檀拣香”“轻描淡写”。

“约客有同时把酒，横琴无事自烧香”。古人“抚琴焚香”——清丽优雅之琴声与弥漫之香气牵系，生就如何的情愫？

今日，电白人，十万亩林，三千家店，几万从业者，一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，只为讲好沉香故事，让“香茶画花”四般闲事于千千万万小康之家浮现。

沉香，归来兮。

你去和初恋情人见面前，须设想面对的是鸡皮鹤发的老妪

□刘荒田[美国]

上半生“刻舟”，下半生“求剑”

“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中坠于水，遽契其舟，曰：‘是吾剑之所从坠。’舟止，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。”

这一载于《吕氏春秋》的寓言，几乎无人不知。不妨坦白：刻舟求剑，我们都干过。许多年前，我从彼岸回到家乡。发小阿木是我小学的同班，至为难得的是，友谊历半个世纪，无论生疏多么跌宕，曲折，都没有中断过。那次，和他一起游玩，探谈，忆及陈年往事，从捉鱼、钓虾、游野泳到第一次远游，两个人人住客栈，因人满为患，只在地上打通铺。早上醒来，发现鞋子被盗，两个赤脚大仙上街买鞋。鞋子上，口袋却空了。诸如此类，我最后说，可惜无从复制。阿木意味深长地回答，未必都这样。

过几天，我在阿木家过夜。午餐时，阿木神秘地捧来两个冒热气的汤碗，放在桌上，吩咐我：尝一下。浅红色的清汤。我问是什么名堂。他不答，喝自家的一碗。我拿起汤匙，喝得头顶冒气。阿木盯着我，一个劲地问：“味道如何？”以彼此的交情，说实话不妨。“勉强过得去，鲜美说不上。如果我做，必多加药材或别的佐料。”

“不是似曾相识吗？”阿木喝完，拧起眉毛说，“牛肉汤，在阿伟家喝的。”我马上记起来了。对，对！1967年冬天，

有一段时间我和阿木在小镇生活，天天腻在一起的，还有小学的同班阿伟。阿伟的母亲前几年被批准出港和丈夫团聚，阿伟因超龄不能随行，独居在一间铺子的二楼。这地方成了我们的俱乐部，常常在那里宿夜。一天，正逢墟期，午间，我和阿木逛集市，经过一个牛肉档。那时牛肉比凭票的猪肉稀罕，除非某村的耕牛因老残病而被杀，市面不容易看到。于是，我们凑了一块钱，买一小块，用水草拴着。如何处置？当然是拿去阿伟家。这天阿伟走亲戚，不在家。光是一块肉，能做什么？阿木说，自有主张。晚上你就知道。然后各自回家。晚上，我走进阿伟家，没有电灯，摸黑上楼。厨房里有亮光，原来阿木提前到了。谜底揭开——炮制了清炖牛肉汤。凛冽寒冬，北风呼号，窗户砰砰有声。我们在厨房里，捧海碗好一阵，僵硬的双手才软和起来。嗨，何等美妙！滚热的一道从口腔咕溜溜奔入食道，全身暖热无比，我把棉衣脱了，把毛线衣脱了。喝光以后，肚皮溜圆，饱嗝连连，只好干号长歌，以促进消化。

为何彼时得至美，今天“不过如此”，理由不必举出。阿木摇头叹息，说，那一切由于什么作料都没有，我把整块生姜切片放入，痛快淋漓的大汗是辛辣催出来的，今天我也放一坨老姜，怎么不辣？

偶然南风来 (国画)

□方士



2021年12月31日-2022年1月23日,《承道——方士小品展》在广州市天河科技园思成路18号与亨美术馆举办。

我解释说，老来味蕾不复敏感了。老友相对叹一声：原汁原味竟全变了样。

基于这一事实，我们为了避免遗憾，是否须与所有“刻骨铭心”切割？从前为之绕室彷徨，为之雀跃欢庆，为之感激涕零，为之痛哭长夜的一切，都是有意或无意的“刻舟”。除非已形诸文字或影像，余下的，全部好处在此：供你在行动力委顿的晚年“求剑”。如果非要把“剑”捞到，那就太幼稚了。剑即使被沙土深埋于原地，也已锈蚀，如何经得起“磨洗认前朝”？

“求剑”之举，关键字是“求”而非“剑”。阿木当年精心炮制的牛肉汤，不宜再做，只能作精神会餐，让原汁原味重现于脑际即够。同理，你去和初恋情人见面前，须设想面对的是鸡皮鹤发的老妪。

手上的七星北斗

□高凯明

激他。他高大威猛，一双大眼睛里透出一股英气，给人的感觉威严且亲切。

说话间，连长谭仁昌、副指导员柯志强走了进来。谭连长江西鹰潭人，满脸阳光，一身干练。柯副指导员广东潮阳人，清瘦白皙，笑容可掬。他们说副连长探家了，所以没有过来。

指导员带我来到炮五班，把我交给了班长魏小民、副班长廖雨泉。班长身材单薄，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。他同指导员一样，都是部队干部子弟。副班长个头不高，但身体强壮。他笑着接过我的背包，顺手放在身边的一张下铺上，并告诉我说，这本来是他的床，我来了，他睡上铺好了。

他们都是我火热连队生活的见证人。

“炮后集合——”在班长干脆利落的口令下，我们全班9名炮手闪电般地冲向自己的炮位，开始了紧张的，日复一日的操炮训练。当时我们团装备的，正是公园草坪上陈列的这种65式37型双管高炮。炮班9名炮手分别负责方向、高低瞄准、距离、航路速度装订及压弹、装填等任务。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很多当年熟悉的火炮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。恰巧，也就在本文刚开了个头的时候，老班长打来电话聊天，谈到火炮，他依旧如数家珍。

我本人是负责目标航路距离装订的4号手。团里是给我下了班长的任命，但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只是名义上的。因为班里有班长，我只能先当4号手。4号手是整门火炮能否响炮的关键所在，我深为自己自豪，并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炮手。班长说，我们班就像一支由各个部件组成的步枪，只要扣动扳机，保证百发百中。

操炮训练分放列、撤出两个步

骤。放列是将炮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，撤出正好相反。就在第一次撤出演练时，我的左手大拇指负了重伤。当时我刚跳下火炮，用右手去收拢炮腿时，放在炮盘上的左手大拇指，被跳到炮盘上的炮手踩成了两片，骨肉分离了。感觉手指像是被大火烧了一下，之后便失去了知觉。

在团卫生队，我的大拇指缝了7针。几天后拆线时，负责为我手术的丁医生说，万幸呀，幸亏骨头没被踩断，否则这手指就废了。他拿着我的手让我看，说7针连线的针脚像个大汤匙。我咧咧嘴。他接着又更改说，不，更像七星北斗。他交代我再上训练场时要特别注意安全，好了疮疤忘了疼的时候，就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北斗。丁医生问我手指有没有感觉，我摇了摇头。停了一下，我又点了点头。他追问我，到底有没有感觉？我一下子流出了眼泪。

其实，我缝合后的手指没有半点儿感觉。因为周围的神经全断了。这一点，医生比我更清楚。我不能将真实的感受告诉任何人。原因很简单，我还要进步，一个手残的士兵是不会再有机会的。还有，我还没有女朋友，谁家的姑娘会喜欢上一个手残的人呢……

鸟飞沙有迹，时间无针脚。四十年后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我又见到了当年为我缝合手指的丁医生。说起往事，他攥着我没有多大感觉的手指说，老高，当年你应该把手残的事告诉军务部门，按规定，你是可以评残的，可你偏偏要讲无私奉献、军人担当，你这又是何苦哟。我苦笑了一声，说，谢谢老战友的抬举，其实我没有那么高尚。谢谢你巧夺天工的医术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指方向的七星北斗，我已经知足了。

广告

广州酒家 始创于1935年

年货就选 广州酒家

红罐曲奇

净含量：500克

产品请以实物为准，图片仅供参考